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義

將一

昆弟之義

唐書虞世南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縹

慕僕射徐陵自以為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文帝知二子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世基辭宜清勁過世南而贖博不及議者方晋二陸大業中累官秘書郎煬帝時世基得君貴盛妻妾服御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

其操宇文化及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家毀入唐為弘文館學士時已老屢乞骸不聽太宗重之以其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嘗曰朕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

乃如此又稱其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卒年八十一

錄曰愚觀二虞氏一顯於隋一奮於唐顯於隋者若春花吐艷煒燿一時故時方二陸非不具美也奮於唐者若晚菊

含葩馨香四達故世稱五絕莫之與京也夫人際遇不同而本末迥異有如此

者然則人豈可以窮通奮莫二其心哉崔郊字處仁兄弟六人鄭鄭鄆鄆同時至三品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與無有也父無

四世總麻同慶當時治家者咸推其法郊以鯁亮知名憲宗器之為太常卿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郊自弟親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祭之鄆子廣累安儀偉秀人望而慕之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科格褒黜

必當寒遠時無留才素不藏賢有輒周給親舊居家怡然子弟化之鄆左金吾衛大將軍卒千家不與李訓之亂人為積善報也鄆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所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錄曰柳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

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雖曾何可一日無哉觀於崔氏而可見矣人可怒於範世

自負聯翩顯威從而滯遲於富貴哉德星之文將不曜矣

小學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鄆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且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及公綽卒仲鄆一遵其法事公

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鄆終不以官達有小政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

錄曰柳氏嘗有言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

蕭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綈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觀不乘金碧輿祗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適當命粉皆參黃連能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

錄曰史稱公緯仁而有勇仲郢方嚴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賍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量通租必實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

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此居官之法也而脩身正家之法史不具備錄之

柳珙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夫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憤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願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者厭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頹僻銷刻德義替樞徒

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麪藥以御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

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錄曰柳氏世有規範若此篇者不論長幼無間窮達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未可以為小學莫之省也

宋史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及太宗登祚策試進士齊賢乃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宜諸下第帝不悅故一榜

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錄曰宋祖以齊賢留相太宗乃真德實意當時太宗私意未起因心尚存故一榜盡賜及第可謂載錫之光矣及其私意一萌齊賢乃在所畧趙普再薦始得大用觀其

曰陛下若進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遂大悅然則秦王之謀齊賢與聞亦可見矣嗚呼齊賢其負藝祖哉矧如王溥依違前代取容本朝而欲望其盡忠匡救胡可得乎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自陳崇以來數世未嘗分異為家法戒子孫擇群從掌其事建書堂以教誨之詔旌為善門免其徭役崇子家袁子昉同居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

子姓益衆嘗苦乏食淳化中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若價旭曰朝廷以旭家衆軫其乏食貸以公廩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嘉嘆獎

錄曰競之與旭猶帝之與美也昉之於鴻猶美之於昭也一家之中崇為之長昉為之繼昉弟子鴻鴻弟競競弟旭數世一心

未嘗自異宗之何國法反不如家法之善  
遺命反不若遺謀之遠乎究而論之其本  
在於不競粟利始也夫自一芥至於萬鍾  
一室至於天下古一聖賢所以競競業業  
不敢肆然者正以預養是心無致見利而

忘義也是故區區一江州而有長幼七百  
口之陳堂堂大天下而無一第二姪之宋  
帝之嘉嘆一人而甘於負謗萬世其不知  
類也已

葛官弟密奕世儒學以道義聞真宗時上太  
平雅頌十篇又獻寶符閣頌為楊億所稱知  
南充以惠政聞擢南劍州並溪山多產銅銀  
吏挾姦罔利謂歲不登官變其法歲羨餘六  
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官曰天地所產  
敢為功乎卒不言徙知秀州秀介江湖間吏

為關涇濱上以征徃來間有婚喪趨期者多  
不克官命悉除之卒官太子賓客性敦厚恤  
錄宗黨撫孤嬰賴以存者甚衆密為光州推  
官豪李新殺人嫁禍於邑民葛華密得其情  
出之亦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

天性恬靖年五十上書致任姻黨交止之笑  
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  
哉子書思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之官  
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三日去親側豈以五年移  
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及父喪哀毀骨立盛暑

不釋直麻終禫不忍去家舍累年乃出仕兄  
書元為望江令同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  
己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  
義類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皆不待年  
人咸高之卒謚曰清孝子勝仲儒林有傳孫

立方魯孫鄰五世登科三世掌辭命鄰遂相光  
寧二宗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有如此  
錄曰愚觀葛氏一門父祖子孫及於昆弟  
何其澤之遠哉或仕而舍要投閑或權而  
正已守法或父子簪紱相高或兄弟薦引

相尚至於清孝之謚儒林之稱皆前古所  
未有而五世科第三世緣綸亦近代所罕  
何益不但王氏之三槐而已  
宋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  
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

冥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兄弟皆  
優文學名擅天下賈元中庠以石諫議大夫  
叅知政事為相儒雅練習故事遇事輒辯別  
是非與呂夷簡論數不同乃出知揚州范仲  
淹去任帝問章得象誰可代得象薦祁帝雅

意在庠復召為叅知政事為人天資忠厚嘗  
曰挾詐恃明殘人矜才吾不為也卒謚元獻  
仁宗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祁謚景元  
尤能文善議論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咸  
平天聖間兄弟文雅節操友愛著聞于時自

宋以來不多見也  
蘇軾與弟轍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仁宗讀  
策退而喜曰朕今日南子孫得兩宰相矣神  
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  
奇才幼師父洵為又既而得之于天戰嘗自

謂作文如行窰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  
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  
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  
章以來蓋亦鮮矣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  
莊子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口



書得吾心矣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矣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議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故論者謂其器識之闊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

特一

志為其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王安石初議青苗數語視之自是不復及若非王廣惠傳會則

此議息矣皆其寡言鮮慾素有以服其心故也元祐東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顧後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此見之二人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

無少怨尤近古尤罕見云

錄曰愚觀大宋以大科取士一舉而得二宋又一舉而得二蘇何其盛歟自預以異日為相之望非區區一資半級可以見宋朝待士之厚傾材之篤過於漢唐諸君遠

甚而數子者寧謐已私而不敢背公尋寧忤權臣而不敢欺朝廷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可謂得道殉身之義矣雖或相或否而其體段已具無害乎其所謂大臣也至於成敗利銳又何足較哉

特二

王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帝以安石之故特詔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曰文帝自代未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

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樂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之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

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學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啣之

錄曰帝之問安國即所以問安石也安石探帝之情兼於二秦故假權寵以濟其私安國鑒兄之失蔽於群佞故飭正詞以明其惑不然王氏幾無人矣以旁之疾戾欲梟韓琦富弼之首而卒奪其魄天之降鑒

亦孔昭乎雖不能見悅於帝而實不自絕於天後世不以安石病安國則較然矣

曾肇少孤弟布與肇皆受學於肇為文章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肇幼自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及布得政自熙

寧以來四十年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與兄不合布因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悖卡復起之萌而數月以

特一

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悖下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國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之於要路異時悖下縱未至

一蔡京足以兼之不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  
幾京果得政布與聲俱不免

錄曰自二宋二蘇有名當時若金陵之王  
南豐之曾文學行能畧不相遠君子未可  
以差殊觀也一心術之偏寵祿之奪遂致

一邪一正若隔天淵一薰一蕪若分二器  
其遺真直至於今豈非以其誣陷正人排  
斥忠義專務引用凶邪以為固位取寵之  
計哉抑王氏昆弟之於新政始終區別之  
將浼焉徽宗既相蔡京旋復相布聲實為

草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嗚呼蓋不於  
是時明其是非以為去就乎既以居外乃  
始移書或已晚矣宜乎布之不能從也

呂祖儉祖恭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祖謙卒  
祖儉監明州倉部法半年不上為違限祖儉

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以一年為限自祖  
儉始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侂胄誣趙汝  
愚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曾未踰時  
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悉許之去至於李祥  
老誠篤實兼聽所孚者今又斥逐臣恐天下

視以為戒今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  
君父而在於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  
莫難於論災異然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  
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  
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

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比者左右贊御  
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  
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  
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  
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

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豈矯  
激自取罪戾實以士氣頹靡私憂過計深慮  
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寥寥也有  
旨安置韶州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  
以恩禮則深於子然坐視群少之為不能言

以報劾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群小而蹈禍  
機其愧嘆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  
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  
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

加者亦私心也祖恭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  
博徧遊江湖交當世知名士祖儉安置遠州  
祖恭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  
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  
報國當少須之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

貶所祖恭乃上言論侂胄有無君之心道學  
者自古所恃以為國也立偽學之禁遂汝愚  
之黨是將空天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  
特童孺之師蠶致率輔蘇師且干江吏胥以  
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廝役以皇后親屬

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且平叔  
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早  
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且而罷  
遂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  
中外大駭有旨挾私枉妄杖之百發配欽州

錄曰真文公嘗稱大愚有成公之風然猶  
一大府丞也至恭然韋布之末耳無官守  
無言責而甘履危機何歟宋轍既南明雖  
不復奸邪學與然未有若侂胄之時者也  
自偽學之說興公然以放僻邪侈為人之

真情廉潔好脩乃偽情耳自生民以來未有此說是殆甚於指鹿為馬之奸慘於焚書坑儒之禍人人得而誅之况世得中原文獻之傳者乎抑呂許公韓魏公之在仁宗朝皆居相位有盛名至其子孫邪正之分不啻若此呂雖屢竄屢逐馨香百倍而韓之元凶極醜遺臭萬年君子不能不為之長太息也

陸九齡兄弟六人父質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齡繼其父志益備摺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教和樂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答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敬夫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

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弟九韶學亦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與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錄曰愚觀陸氏家規之切閨範之嚴後世鑿鑿可以遵而行之張公藝忍之一字昔見其有所未盡此則道學之益不可徒以累世義居目之也

史稱鞏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謂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嘗應詔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

雲川之變非濟郎本心濟郎之死亦非陛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時有鄧若水者亦上言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

固大位除大奸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臣民彌遠不利其立矯先帝之命棄遂濟王并殺皇孫曾未半年竟殞於湖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已踰年矣而乾剛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者今或疑其有昔之謂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天白日而受此汚辱乎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者也

錄曰濟王之寃若水訟之可也彌鞏以弟而訟兄可乎有宋盛時呂端至錮繼恩而立真宗當是時也豈不忌太子英明如史新恩之慮乎然而卒不能易者金匱之盟未寒玉葉之分匪遠人不得以遠聞親新間舊也理宗之世有五國城之舉於前有十世孫之嫌於後天下之事譬之傳舍寓處者不以高恩居停者翻以為禍祇為權



奸靡漫而已而公義直道未可謂養無人然而卒不能有所救藥者彼方以擢臂為得援立為恩何暇徐行後長而為泰伯季子之事乎則亦無怪乎其然也已矣

曹友聞友諒武惠至十二世孫也兄弟俱有大志尋師取友不遠千里登寶慶二年進士辟天水軍教授天水被圍友聞與守臣張維糾民厲戰兵退制置使旌之自是弟友諒及萬各以武畧知名檄守仙人關又捍七方闖元兵入大安統制何進敗死友聞與萬各率所部間道斬其將檄知天水軍復與友諒往來督戰有功換武翼大夫御前都統制時趙彥响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遣萬領兵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授武德大夫驍騎大將軍萬四川制置司帳前總管明年元太子瀾端合番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發竄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制置使趙彥响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响不從乃遣萬友諒

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以鳴鼓舉火為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友聞遣統制楊大全擊後隊總管夏用擊中隊呂嗣德擊前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會大風雨

西軍素以綿裝代鐵甲經雨濡濕不能舉元兵益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並全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華人汪世顯素服友聞感其常以名馬遺之師還過戰地嘆曰蜀將軍真勇兒漢也

錄曰宋事至此雖有智者莫能為矣向也自似道之開邊釁也元人固嘗矚階成而擾與沔穿金房以瞰襄樊矣尚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當是之時借未以航海為意也及乎友聞既死全蜀長驅長江之險虜得其勝順流直擣何所恃哉是故不至於天涯海角不已也惟不能見幾於始故無以自幸於終然則人君豈可

不以奸邪誤國為戒乎此曹氏兄弟上不愧武惠下無忝所生死有重於泰山關於宗社不可以常戰目之也

元王元伯與兄宣伯四世不異家家人百餘口無間言宣伯卒家事付姪乾乾辭曰叔父行也宜王元伯曰姪宗子也相讓既久卒以付乾乾之冢自謂不如諸婦亦各聚一室為女工二平斂貯一庫室無私藏至勿稚亦相與共乳一婦值歸寧留其子來婦不問孰為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

錄曰史書江州陳氏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亦不食此未必然今故削之然則勿稚啼泣諸母見者即為抱哺自是常事也錄之

關里誌孔諒字崇伯宣聖五十七代孫父希鳳母王氏生六子諒其長也次評諒論謹診綜撫愛之尤篤平居一飯必共素出入必聯轡弟至則停節立馬以俟無倦容親朋至者命酌呼諸弟以次酬勸講論典墳吟唱詩句聲聲數百言可聽可愛諸弟兼而良善者多

族長屢以勗其族人曰若等能如崇伯昆弟者亦足矣鄒魯士大夫之談者咸以為孔氏良子弟及卒相與為位哭之私謚曰敦友錄曰孔子曰朋友勿勿悒悒兄弟怡怡義之所裁各有攸宜若敦友者可謂能念爾祖者矣此錄之終也

○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將三

義

朋友之義

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錄曰夫所謂之恭者非堯舜之時乎何以為上下交也夫爾我並立勢相等倫朋友之道狹矣充其道必若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然不詳於天道祇見用下敬上者順而易用上敬下者逆而難孰肯輕身以先於匹夫哉然亦有下堂而見諸侯者此不得謂之尊賢而當時之所謂賢者舍孔孟均之詔與瀆也故孔子守拜下之禮孟子闡尊賢之義其意一而已矣

說命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文備于罔子葉子惟克邁乃訓錄曰兌之為卦也兩澤相麗君臣胥悅也

兩澤相麗者交相滋潤互有浸灌之益君臣胥悅者交相勸勉共饗太平之休故其象為朋友講習其道為學焉後臣然其始也以陽爻居體而最下故舊勞于外至于商兌未寧故又遷于荒野入宅于河及其

至也上感天象下順人心介然有喜而慶澤無不流矣此高宗之治所由成也若使牽於和兌之吉徂於來兌之凶及其至也引其邪兌之私則陰威傷消小人眾而君子獨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此九五之君不可不兢兢而儆懼也聖人著於詞曰乎于利有厲吁不可為殷鑒乎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君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緜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